



作者简介：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说民主人们可能会笑。美国现在在国际上一讲民主，全世界都会笑，因为它的民主政治对内对外都出现很大问题，名实不符；我一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民主国家，有些人会笑。为什么会笑？因为有些人骨子里认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是西方政治话语塑造下的威权专制国家。对此，很有必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中国式民主政治与美国式民主政治作一对比，以消除人们对美国民主的神化和对中国民主的矮化。我认为不将对别人的神化和对自己的矮化的观念障碍从我们大脑中拔除出去，我们就不能客观地探讨这个问题，坚定走自己民主政治道路建设的信心和恒心。

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

——谈谈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上）

苏长和



编者按：

中美民主政治模式，长期是学界讨论热点。今天我们刊发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的《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之比较》，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以飨读者。今天推出上篇，下篇将于本周六（9月6日）推出。

三、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

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应该分为两个部分考察，一是国内经济基础，二是国际经济基础。

(1) 中美民主的国内经济基础有着“公”与“私”的本质区别

讲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不理解公与私的关系，这个问题就容易混乱。中国人讲“天下为公”，资本主义在西方发达以后，讲的是“天下为私”。欧洲大陆和英美在公私问题上理解上有差异，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大陆远在美国流行，与欧洲大陆文化仍然存有公的理想有关系。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接受并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的“公”的思想与传统中国社会“公”的思想兼容有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财产制与民主自由平等天生是矛盾的，一个社会越受私有财产制的支配，就越可能走向民主自由平等的对立面。民主在美国异化为钱主，是这个逻辑的自然结果。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经济基础的重要条件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党的执政和政府的行政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是因为党和政府代表着“公

道”。中国共产党执政最讲一个“公”字。在中国民间政治话语中，至今仍然称政府为“公家”，遇事不解的时候“找公家”。

(2) 中美民主的国际经济基础有着“共生”与“寄生”的区别

人们谈希腊民主制的辉煌的时候，忽视了那些贵族谈论的民主其实是建立在对外殖民地的剥夺基础上的。美国民主政治很大程度上仰赖一个寄生的国际经济体系。反观中国人走自己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既没有也不可能建立一个寄生的国际经济体系，相反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互利共赢的共生国际经济基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讲的就是这种制度的寄生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是共生性。美国现代化道路是在对外扩张和战争基础上走过来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是在内生制度创新基础上走过来的，没有对外殖民扩张的经历。所以两种民主政治的国际经济基础完全不一样，其造成的对外行为逻辑也不一样，前者对外部实施军事威胁和干涉，后者对外部实施和平共处。

一、“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有人说，美国是民主的老师，中国是民主的学生，学生怎么敢和老师比？这种以美国民主标准为参照的认识心态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中国今天的一些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现代化理论、政治发展研究、比较政治研究基本是按照这个套用在研究中国的，即先按照美国民主设定一个标准，然后将中国民主对号入座，这是在别人标准、别人话语体系下研究自己，结果可想而知，总是对自己横挑鼻子竖挑眼，别人成了审美的对象，自己变成了审丑的对象，长期以往，自己好的东西都会被整容毁掉了。所以，比较中美民主，要有不唯上不唯外的态度和精神，此为一。

还有一种错误的比较方法是从教条的书本出发，脱离实际和实践比较中国式民主和美国式民主。典型的是从美国民主教科书中的概念出发比较中美。此后果有二。一是美国民主教科书中的民主与美国的实际差距太大，完全按照教科书，会导致对真实的美国民主政治的误解误读甚多，忽略了美国民主不自由不民主的认识；二是国人如果按照美国民主教科书理解美国，会导致对美国民主的赞扬连普

通美国人看了都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比较中美民主，要有不唯书的态度和精神，此为二。

那么，既然要比较，就得有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就是唯实！世界上新制度模式出来的时候，人们是无法从外来的和旧模式中的概念理解它的。本文抛开许多外来的繁琐、枯燥、晦涩、教条的民主政治教科书中的概念，结合民主政治的常识和中国政治生活语言，从政治一般原理比较中国式民主和美国式民主。

我认为生活是最大的学问，所有的学问道理都蕴含在普通生活中。看似复杂的政治原理其实就在生活之中，也建立在上生活上面。我们不能观察鲜活的生活，或者将社会生活与所谓的社会科学概念对立起来，因为我们被加强的概念束缚住了。一旦我们从美国民主政治教科书的概念中跳出来谈民主，思想上就会很轻松，就会感到很解放；惟有用扎根于本土的鲜活的概念，才能将自己的民主政治讲生动。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3月在兰考考察时引用焦裕禄的名言“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我们研究和探索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也要有这种精神。



二、中美民主政治的历史和文化

中美民主政治建立在各自国家的历史之中。比较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有两个因素影响甚深，一是文化因素，即“和”与“同”；二是历史因素，即两国民主政治的奋斗史的差异。

(1) 文化上：美国求“同”，中国尚“和”

中国是一节一节长出来的国家，美国是一块一块拼成的国家。中国民主政治精神重“和”，美国民主政治精神重“同”。概言之，美国求同，中国取和。“去和取同”者衰，这句话是《国语》中史伯与郑桓公论兴衰时说的。

美国人善于求同，中国人善于求和察异。高度一致成了美国社会典型的特点，这符合资本主义文明的特点，资本主义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消灭多样性的；群星灿烂是中国社会的特点。由于是拼出来的国家，美国格外重视认同，国家力量几乎无处不在，很隐蔽地渗透到各个领域。总之，你一定要同我一样，不一样就是异己。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及奥维尔的《1984》、《动物庄园》在国内颇流行，这几本书都被认为是攻击共产主义计划社会的，是对苏联共产主义社会的抽象写照。其实错了，大家要认真读并对比美国的话，这几本书其实是今日美国社会的写照。至于斯诺揭露出来的监听计划更是骇人听闻，让人感到走到哪里都有一只美元纸币上的眼睛在盯住你，你已经没有自由了。科学和民主在美国一定程度上成了控制、监控、操纵、标准化别人的工具，而最近的脑科学，让人恐惧地联想到远距离控制别人大脑的后果。由此观之，究竟是谁在修通往奴役之路呢？

在中文中，控制与专制一字之差。我看不出一个如此重视监控、操纵、控制的社会，怎么可能民主精神呢？大家再读一些西方实验心理学方面的书，读多了让人毛骨悚然，人与人之间关系难道像小白鼠一样，就那么简单地化为试验和控制吗？而这种科学在中国社会中是很难发展起来的。所以，美国一定程度上是设计出来的。一个设计或控制出来的社会，一定存在违背人自由精神的东西。有人认为是个人主义的社会，其实不准确，美国同样是个极为重视集体主义的社会。

比较来说，中国是原生地长出来的，是一个大家庭社会，伦理亲情都还在。每个中国人，多多少少都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国家对个人干涉甚少，讲“导之”，也讲“由之”，所谓“无为”，即为自由。国家始终为个人和社会保留充分的空间，社会因素一直很丰富。这是社会文化基因的差异对真自由、真民主精神培育的影响，它是渗透在生活中的政治文化。一个国家的上层政治，一定是建立在日常生活政治哲学中的。

(2) 历史上：中国争取独立，美国寻求扩张

近代以来的世界民主史上，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和探索有几点被忽视和轻视了，第一是中国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和国民党专制统治，追求民主建国的历史；第二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对民主治国的政治道路的探索。

讲民主政治，既要讲人民当家作主，也要讲国家独立自主。国家独立自主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保障本国人民享有民主的基本前提。一些国家领土上被美国驻军，按照美国驻军协定，美国军人在当地犯罪不受当地司法管辖。你说这个国家的司法还保障本国的民主和自由吗？

中国人追求民主建国的历史首先是要从半封建半殖民地体系中独立出来，自主选择自己的道路；美国从英国的殖民体系中摆脱出来，也有一部追求民主建国的历史。但说美国的民主是谈出来的，只说对了三分之一，另外两个是，它是在有钱人之间谈出来的，同时也是打出来和对外扩张出来的。即便说是谈出来的话，主要是在种植园主、工商资本家、金融资本家之间谈出来的，而不是在资本家和人民之间谈出来的，这点比尔德在《美国宪法的经济基础》中说得很清楚。同样，美国黑人争取自己的权利，那可不是谈出来的，是流血和牺牲换来的，不是别人主动施舍来的。

所以，美国的“谈”，与新中国成立时的政治协商会议的“谈”完全不同。费孝通先生曾这样描写他出席北平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观感：“我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还有位戴瓜皮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

(3) 民主政治的群众基础

新中国在立国的时候就解决了民主的群众基础问题，所以不存在美国后来始终面对的政治扩容问题。美国建国时，没有解决好民主的群众基础问题，其政治发展一直面临民主的扩容问题。美国当家的少数人，建国一开始，有钱有势者就开始主导政治，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美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黑人才拥有选举权，才实现形式上的人民当家作主，当然这个当家作主其实也就是一票而已。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差序社会，其实不准确。中国是一个等序社会，美国是一个差序社会。围棋中每个棋子都是平等的，但国际象棋中每个棋子是不平等的。前者孕育着更多民主的精神，后者充斥着精英精神，是一个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社会，这个社会天生是反民主的，害怕民主的，由此也形成了建立在牺牲弱者和赢家通吃基础上自由原则，而这条原则又与民主平等是冲突的，正在伤害着美国，所以我认为美国将来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多朝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动力。美国不缺资本主义，美国缺的是社会主义。

由于民主的群众基础的差异，中国共产党敢搞群众路线，约束自己监督自己，通过群众路线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美国两党不敢搞群众路线，一搞群众路线，其执政地位就没有了。这是政治的阶级基础的差别导致政治生活的不同。

四、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

(1) “一中有为”与“一分为多”

任何大国政治，都重视“一”，这是中美两个大国的共同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一中有为，美国的两党制是一分为二，三权分立是一分为三。不管如何，两国民主政治背后都有“一”，“一”是主，《尚书》中说“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中国的民主政治当家作主的是人民，美国民主政治当家作主的是大资本家。

“一”一定要能包容“多”，如此，“一”才能在不断更新中扩容、兼容和包容。“一”既要包容阴，也要包容阳，阴阳合在一起才有一个整体的“一”。“一”如果只包容一面，将另一面推出去，“一”也会不稳固。相当于一个等腰三角形，居顶端的是“一”，“一”必须居顶端，扮演公道和仲裁的角色，其他边是多。“一”是主，“一”允许争论，但是不能允许对立和分裂，扮演一言九鼎的角色，在对称对等中求统一。这是中国民主政治中讲的“一”。

美国的三权分立相当于一个不断变形的三角形，相互牵制，会有颠倒，有时总统很强势，有时国会占主导，有时司法很独断，形分神合，背后是资产阶级专政，不是人民民主专政。所以，其政治重视的是“多”中的制衡而不是仲裁，形成平衡就会有“一”，是对立中求统一。当然，制衡机制一旦失灵和失衡，就会出现现在的美国政府僵局和民主失灵现象。

(2) 合与分

外人只读美国民主政治教科书，最容易学到的一个字就是“分”，政党政治一分为二也好，行政立法司法一分为三也好，或者其联邦制下的分权也好，表面上确实是分。但美国民主政治中也有很强的集权和合的因素，这是其民主集中制的地方。“9·11”后美国的集权趋势就很明显。许多国家在借鉴美国政治时，由于没有看到其形分实合的一面，误以为分是其政治精髓，学了去实践最后导致国家分裂、政治对立、民众对抗的结果不胜其数，这是当今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悲剧。

从合来讲，美国政治词汇用的是“共识”，中国政治词汇是“政治团结”，两者本义都是“合”。美国人说政治正确，目的在于统一思想认识。中国人经常说人的思想怎么能统一呢？其实他没有看到美国统一思想的技巧一面，美国在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方面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的“一”不是谈出来的，而是建构出来的。如果求最大公约数，白人正在逐步成为少数。国内也有讲“共识”，但是关键是要共“中国制度”的识，而不是共别人制度的识，那种共识是在分裂。

从分来讲，美国民主政治中的制度表现为权力的分割，中国民主政治中的制度表现为权力的分工。美国民主失灵，与其权力分割有关。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来讲，在中国不存在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但是在美国，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无所不在，国家权力因此被切割成一块块，相互制衡，容易形成僵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鼓吹央行独立、司法独立、军队独立、货币独立，看上去是独立，但最后的权力被谁收入囊中了？是大资本家！所以国家最后只能听资本家的操纵了。

(3) “一届接着一届干”与“一届隔着一届干”的政党制度

从政治市场角度看，美国的两党制实际上类似市场中的双头垄断现象。其政党政治看上去是分为两党制，但是其本质还是集中与共赢。美国的政党政治运作类似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麦当劳和肯德基、波音和空客在市场上的双头垄断和价格联盟行为，但背后都是集中。政治的本质是集中，但集中的方式不一样。

两党政治下的治理特点是“一届隔着一届干”或者“一届对着一届干”。一般认为美国民主制或者民主的特点是多数决定，但是美国民主制度并非多数决定，许多情况下其实是少数独断决定，这也是其集权和专制的地方，不太为我们注意。大家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投票机制设计，很巧妙，美国是少数，但是它这个少数永远可以否决多数。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一届隔着一届干”或者“一届对着一届干”，用福山的话说是相互否决体制。但福山说得其实不完整，两党经常是相互支持的，互投赞成票，相互支持是常态，相互否决是不正常，就如现在在美国政治一样。所以美国政治现在出现危机。2013年美国政府关门就是个例子。所谓经常相互支持，例如美国和平演变苏联为例，就不是一届对着一届干，而是一届接着一届干，不将苏联搞垮誓不罢休。

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是一届接着一届干，可以避免“翻烧饼”，集中精力持之以恒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要保持竞争力，政党制度必须确保要有一届接着一届干的精神，这就是一党政治的优点。许多发展中国家盲目学西方的多党制，导致政治生活“一届隔着一届干”，学的是折腾，最后是政治动荡和混乱，错过了许多发展机会。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奇迹，根本的奥秘其实在中国的政党制度。现在许多国家对中国奇迹中国模式感兴趣，中国的许多东西都好学，例如重视教育、成熟的官僚体系、试点等，但是唯独“一届接着一届干”的政党制度不好学，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学西方政党制度，其制度已经被先人为土地定型了，很难再纠正。从治理绩效和能力看，按照中国政党制度的标准，多党制恰恰违背了治理常识，更不能视为就是民主政治的唯一标准。

(未完 待续)

